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六十四回

荆棘嶺悟能努力

水仙菴三藏談詩

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發寶擒怪之恩，所贈金  
玉分毫不受，却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  
套鞋襪，各做兩雙繸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  
通關文牒，大排鸞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寺僧人，  
大吹大打，送四衆出城，約有二十里，先辭了國王，衆人又  
送二十里，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的，要  
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  
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斑斕

猛虎攔住前路，哮吼踴躍。衆僧方懼，不敢前進。太監才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衆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且不說衆僧啼哭，却說師徒四衆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不煖不寒，正好避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荆棘。丫叉，祥羅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針，唐僧叫徒弟：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又道：徒弟阿，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虫伏地而遊，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

等我使出鈿柴手來。把釘鈿分開荆棘。莫說乘馬就擡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却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

匝地遠天。凝烟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發葉。攀攀扯扯。正芬芳。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茫蒙蒙茸茸鬱鬱蒼蒼。風聲飄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間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葚蘿纏古樹。藤葛繞垂楊。盤圈似架。聯絡如牀。有處花開真雅錦。無端卉發遠生香。爲人誰不遭荆棘。那見西方荆棘

長

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荆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談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才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子。」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好訣子。」捻個訣，念個呪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鈿幌一幌，叫變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鈿柄，拽開步，雙手使鈿，將荆棘

破戒如  
何開得  
路

左右樓開請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卽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將次天晚，見有一塊空濶之處，當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個大字，乃荆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

荆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

八戒見了，笑道：等我老猪與他添上兩句。

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

三藏忻然下馬道：徒弟呵，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住過一今宵，待明日天明再走。八戒道：師父莫慌，趣此天色晴朗。

我等有興，連夜擣開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鬪飛。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巖前古廟，枕寒流，落日荒烟鎖廢址，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蕪臺下自春秋，竹搖青珮疑聞語，鳥弄餘音似訴愁。雞犬不通人跡少，開花野蔓遶牆頭。

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師兄差疑了，似這杳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說不

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鬚赤身鬼使，頭頂着一盤麪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荆棘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老師父，各請一食。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吃些兒充飢。」八戒歡喜，上前辭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餅不是好人，休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飄飄蕩蕩，不知攝去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祇自驚吟。三兄弟



連馬四口，恍恍惚惚，忽忽遠望高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尋不題，却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擡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攜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荆棘嶺十八公是也。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却才定目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

漠漠烟雲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潔身修鍊，堪宜種竹栽花。每見翠巖來鶴，時聞清沼鳴蛙。更賽天台丹竈，仍期華岳明霞。說甚耕雲釣月，此間穩逸堪誇。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牕紗。

三藏正自默看，漸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長老擡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丰采，第二個綠鬢婆娑，第三個虛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笑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見，如果不吝珠玉，寬坐敘懷，足見禪機真派。」三藏躬身道：「敢問仙長大號？」十八公道：「霜姿者號孤直公，綠鬢者號凌空子，虛心者號拂雲叟，老拙號日勁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

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香枝鬱鬱龍蛇觀，

碎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直喜修身，  
烏棲鳳宿非凡輩。落落森森遠俗塵。

凌空子笑道：

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靈枝力自剛。夜靜有聲如雨滴，  
秋暗蔭影似雲張。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  
留鶴化龍非俗輩，蒼蒼奕奕近仙鄉。

拂雲叟笑道：

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瀟然清更幽。不羨紫塵終冷澗，  
飽經霜雪自風流。七賢作侶同談道，六逸爲朋共唱酬。  
曼玉敲金非瑣瑣，天然情性與仙遊。

勁節十八公笑道

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夙秀自如如堪憐雨露生成力  
借得乾坤造化機萬壑風烟惟我盛四時洒落讓吾疎  
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奕調琴講道書

三載柵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壽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  
高年得道手采清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老道承過藥  
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問聖僧妙齡幾  
何三藏合掌躬身答道

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逃生落水隨波瀾  
幸遇金山脫本骸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

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

四老俱稱道。聖僧自出娘胎。卽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顏。敢求大教。望以禪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聞言。慨然不懼。卽對衆言曰。禪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識。遂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真了元。始錫鑿悟。寶了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全保護放開烈焰。

照娑婆法界縱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誰人度。我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能悟。

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首皈依。躬身拜謝道。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拂雲叟道。禪雖靜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總爲大覺真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大不同也。三藏道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道。

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非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冲虛。你執持梵語道也者。本安中國石來求証。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甚麼石獅子。刻了心肝野。

和盤托出

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嶺葛藤謎語羅蘆渾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模如何印授必須耍檢點見前而且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峰頭牢着脚歸來雅會上龍華

蘆音虜

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凌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漏泄。聖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為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巷一茶。何如。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

三藏偷  
心未淨

水仙菴遂此同入。又敘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  
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  
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却才吃了兩塊。各飲香湯。  
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見那裡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裡飄來。滿座清虛雅致。全無半  
點塵埃。

那長老見此仙境。以為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懼喜。忍不住  
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迥無涯。

勁節老笑而卽聯道。詩興如天青更新。

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搏錦繡。



凌空予道 佳文不點唾奇珍

拂雲叟道 六朝一洗繁華盡 四始重剛雅頌分

三藏道弟子一時失口胡談幾字誠所謂班門弄斧適聞  
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勁節老道聖僧不必閒敘  
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望辛成之三藏道  
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勁節道你好心腸你  
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慳吝珠璣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續  
後句云

半枕松風茶未熟 吟搖瀟酒滿腔春

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酒滿腔春孤直公道勁節你深知

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廢  
道我却是頂針字起

春不榮華冬不枯  
雲來霧往只如無

凌空子道我亦體前頂針二句

無風搖拽婆婆影  
有容忻憐福壽圖

一發至  
詩堪笑  
拂雲叟亦頂針道

圖似西山堅節老  
清如南國沒心夫

孤直公亦頂針道

夫因側葉稱梁棟  
臺爲橫柯作憲烏

長老聽了讚嘆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浩氣冲霄弟子不

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

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遠傳揚。金芝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蓮蕊香。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像莊嚴體，極樂門前是道場。

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膽攙越也。勉和一首云：

勁節孤高笑木王，靈椿不似我名揚。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泌千年琥珀香。解與乾坤生氣槩，喜因風雨化行藏。

仙詩  
的個會  
標榜

衰殘自愧無仙骨，惟有苓膏結壽功。

孤直公道此詩起句雄豪，聯句有力，但結句自謙太過矣。  
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曰：

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絕堂前大器堪。  
露重珠纓蒙翠鬢，風輕石齒碎寒香。  
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懸。  
元日迎春曾獻壽，老來寄傲在山場。

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脅天心，心拙何能  
爲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扯淡幾句云：

梁棟之材近帝王，大清官外有聲揚。  
晴軒恍若來青嶽，暗壁尋常度翠香。  
壯節瞭然千古悉，深根結矣九泉藏。

凌雲世蓋婆娑影不在群芳艷麗場

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公之放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幾句幸勿哂曰

洪澳園中樂聖王渭川千畝任分揚翠筠不染湘娥淚班籜堪傳漢史香霜葉自來顏不改烟稍從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翰墨場

三藏道衆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游夏莫贊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沉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莫若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無窮之至愛也望老

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載奇逢。况天光晴爽，雖夜深却月明如晝，再請寬坐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打一對絳紗燈籠，後引着一個仙女。那仙女攔着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

青姿粧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上穿一件烟裡火。比甲輕衣，弓鞋鸞鳳嘴，綾襪錦拖泥。妖嬈嬌似天台女，不亞當年俏姐兒。

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道。知有  
佳客在此。賸酌。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八公指着唐僧道。  
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  
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  
細磁茶盃。盃內設幾品異果。橫担着匙兒。提一把白鐵筴。  
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慈。捧  
磁盃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凌空子道。  
杏仙爲何不坐。那女子方才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  
宵盛樂。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  
惟聖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羨。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

一觀四老卽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那女子滿面春風對衆道妾身不才不當獻醜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

上蓋留名漢武王周時孔子立壇場董仙愛我成林積  
孫楚曾憐寒食香雨潤紅姿嬌且嫩烟蒸翠色顯還藏  
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處年年伴麥場

四老聞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春意好個  
雨潤紅姿嬌且嫩雨潤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悄答道  
惶恐惶恐適聞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  
教一闕如何唐僧不敢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挨挨



軋軋漸近坐邊低聲悄語呼道佳客莫若趁此良宵不要  
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杏仙儘有仰  
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  
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  
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污人名壞人德非遠達也果是杏  
仙有意可放拂雲叟與十八公做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  
此姻眷何不美哉三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  
汝等皆是一類怪物這般誘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談玄  
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  
老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担驚再不敢言那赤身鬼使

暴躁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擡舉，我這姐姐那件兒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才，也配得你過，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與你主婚。三藏大驚失色，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你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擡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取，却不枉為人一世也。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來，與他揩淚道：佳客

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要子去來。長老咄的一聲。吆喝。跳起身來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忽聽得那里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六聖與八戒沙僧。牽着馬挑着擔。一夜不曾住脚。穿荆度棘。東尋西找。却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荆棘嶺。西下聽得唐僧吆喝。却就喊了一聲。那長老掙出門來。叫聲悟空。我在這里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四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幌一幌都不見了。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跟前道。師父你怎麼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阿。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

聲要打。他就把我擡到此方。他與我携手相攙，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賽和相攀，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花燈火也來這里會我，吟了一首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保親，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掙着要走，與他嚷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則天明，一來還是怕你。只才還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見了。行者道：你既與他敘話談詩，就不曾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曾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公。號勁節。第二個號做孤直公。第三個號凌空子。

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稱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於何處，才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何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菴三字。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却原來是一株大檜樹，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們可曾看見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杏樹，女

童卽丹桂臘梅也。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耙，三五長嘴，連拱帶筊，把兩株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却不曾傷我。」尋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猓子索性一頓釘耙，將松柏檜竹，一齊皆築倒。却才請師父上馬，往大路一齊西行。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昔人在荆棘中談詩，今日談詩中有荆棘矣。可爲發嘆。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衆皆遭大厄難

這回因果勸人爲善切休作惡。一念生神明照鑑。任他爲作。拙蠢乖能。若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浪泊。認根源。脫木壳。訪長生。須把捉。要時時。明見醜。醜甚酌。貫徹三關。填黑海。管啟善者。乘鸞鶴。那其間。愍故更慈悲。登極樂。

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尚來引送。雅會一宵。脫出荆棘針刺。解無羅縲攀纏。四衆西進行勾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

物華交泰，千柄回寅。草芽遍地，綠柳眼滿。是青一嶺，桃花紅錦，浣半溪烟。水碧羅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曬花心，艷燕啣苔，輕山色。王維畫濃淡，鳥聲季子舌。縱橫芳菲，鋪繡無人賞。蝶舞蜂歌，却有情。

師徒也。自諱芳躅，翠綬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望著與天相接。藏揚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著青天，透冲碧漢。行者道：古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並比，豈有接入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崑崙山號爲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故



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我每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那猓子趕着沙僧，厮耍厮鬧。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

林中風颭，澗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億曲百灣。塵埃滾滾無人到。怪石森森不厭看。有處有雲如水洗。是方是樹鳥聲繁。鹿啣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麋獐出入嶺頭頑。忽聞虎嘯驚人膽。班豹蒼狼把路攔。

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

棒

呀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高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祥光藹藹。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影影的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每看是箇甚麼去處。行者擡頭用手搭涼篷。仔細觀看那壁廂好箇所在。真箇是

珍樓寶座上。斜名方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留雲護講堂。霞光縹緲籠宮顯。彩色飄飄沙界長。木欄玉戶盡棟雕梁。談經香滿座。語錄月當窗。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圍花發琪園秀。三面門開舍衛光。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虛徐聲韻長。廳開風

細簾捲烟茫。有僧情散淡。無俗意和昌。紅塵不到真仙境。靜士招提好道場。

行者看罷。回復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禪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凶氣。何也。觀此景象。也是雷音。却又路道差池。我每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擔閣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這路途。八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箇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首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

三箇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裏罵道。潑猢猻。害殺我也。現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箇字。你怎麼口念出三箇來。倒還怪我。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箇是四箇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箇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觀音在南海。智賢在峨嵋。文殊在五臺。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古人云。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無佛也。必有箇佛像。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卽命八戒取袈裟。換

僧帽結束了衣冠舉步前進。只聽得山門裏有人叫道：「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拾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門內，就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臺之下，擺列著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箇也香花艷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靈臺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聞得蓮臺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這夥業畜，十分膽大，怎麼假倚佛名，欺」

瓊如來清德不要走。雙手輪棒上前便打。只聽得半空中叮噹一聲。撒下一付金鉢。把行者連頭帶足合在金鉢之內。慌得箇猪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鈹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繞他。兩箇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穿索綁緊縛牢拴。原來那蓮花座上粧佛祖者。乃是箇妖王。衆阿羅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像體像。依然現出妖身。將三衆擡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鉢之中。永不開放。只閣在寶臺之上。限三晝夜化爲膿水。化後才將鐵籠蒸他。三箇受用。這正是

碧眼胡兒識假真。禪機見像拜全身。黃婆盲目同參禮。

木母痴心共話論邪怪生強欺本性魔頭懷惡詐天人  
誠爲道小魔爲大錯入旁門枉費身

那時羣妖將唐僧之衆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  
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壁廂嚴緊不題却  
說行者合在金鏡裏黑洞洞的燥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  
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裏沒  
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擗却要掙破那金鏡遂捻著一箇訣  
就長有千百丈高那金鏡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瑕縫光  
明却又捻訣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鏡也就  
隨身小了更沒些些孔竅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卽

變做旛竿一樣撐住金鏡。他却把腦後毫毛選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卽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揆著棒下鑽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响响，再不鑽動一些。行者急了，却捻箇訣，念一聲唵噤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鏡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護著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鏡鉞掀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爆燥，却不悶殺我也。衆神真箇掀鏡，就如長就的一般。莫想揭動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鏡鉞



不知是件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薄，不能  
掀動。行者道：「我在裏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揭  
諦聞言，卽著六丁神保護著唐僧，六甲神看守著金鏡。衆  
伽藍前後照察，他却縱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裏，不  
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啓奏道：「主公臣  
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係唐僧取經路遇一山，名  
小雷音寺，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因陷他  
師徒，將大聖合在一付金鏡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  
來啓奏，卽傳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那星宿  
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

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犒賞了，各去睡覺。衆星宿更不驚張，都到鏡鈇之外，報道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衆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著必响响時，驚動妖魔，却難救拔。等我們用兵器梢他。」那裏但見有一些光處，就 Walker 道：「正是你看他們使鎗的，使鎗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擡的，擡掀的，掀梢的，梢弄到有二更天氣，漠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團圓的一般。那行者在裏邊，東張張，西望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亢金龍道：「大聖呵，且休焦躁觀。」

此寶定是箇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裏面，于那合縫之處，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鬆處脫身，行者依言，真箇在裏面亂摸。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箇針尖一樣，順著鍬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裏面，却將本身與角使法像，叫長長角，就長有碗來粗，細那鍬口，倒也不像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着亢金龍的角，緊緊嚙住，四下裏更無一絲拔縫。行者摸著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鬆處。」沒奈何，你忍著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太聖卽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箇

孔竅把身子變得似箇芥菜子兒，在那鑽眼裏，叫  
扯出角去，扯出角去。這星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方才拔  
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行者却從他角尖鑽眼裏鑽  
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鏡銚嘴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  
銅山。咋開金鏡，可惜把箇佛門之器，打做箇千百塊散碎  
之金。說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百揭諦髮豎，大小羣妖皆  
夢醒。老妖王睡裏慌張，急起來披衣插鼓，聚點羣妖，各執  
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臺之下，只見孫行者變  
到宿圍在碎破金鏡之外，大驚失色。卽令小的每緊關了  
前門，不要放人去。行者聽說，卽携星衆駕雲跳在九霄。

空裏那妖王收了碎金，排開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狼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卽引星衆，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

蓬著頭，勒一條扁薄金箍，光著眼，簇兩道黃眉的豎，懸膽鼻，孔竅開查，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叩結連環鐵勒，一條生絲攢穗絲，腳踏烏喇鞋一對，手執狼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貌非人，却似人。

行者挺著鐵棒，喝道：「你是箇甚麼怪物，擅敢假粧佛祖，侵占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獠兒是也，不知我的

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里人不知。但稱我為黃眉大王。黃眉爺爺。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像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箇賭賽。如若鬪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箇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凡如來取經。果正中華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

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佛家兵。一條堅硬藏海藏。都有隨心變化功。今番相遇爭強壯。短

軟狼牙雜錦鞋。堅硬金箍蛟龍像。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甚停當。猴與魔齊打杖。這場真箇無虛誑。馴猴秉教作心猿。潑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無情。惡惡兇兇都有樣。那一箇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箇架丟撻面難謙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峰嶂。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

看他兩箇鬪經五十回合。不見輸贏。那山門口。鳴鑼插鼓。眾妖精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眾聖各捐器械。吆喝一聲。把那魔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羣妖難播。戰兢兢手軟不敲鑼。老妖魔公然不懼。

一隻手使狼牙棒，架著衆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往上一拋，滑的一聲响，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兒通裝將去，揹在肩上，拽步回身。衆小妖箇箇歡然得勝而回。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千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箇細一箇一箇筒筒都骨軟筋麻，皮膚穴皺，細了擡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擲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旦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題。却說孫大聖與衆神，網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却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悟空呵！我」

自恨當時不聽伊，致令今日受災危。金鐐之內傷了佛。



麻繩細我有誰知。四衆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危。  
何由解得迤邐難。坦蕩西方去復歸。

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害。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衆等逃生也好。大聖使了箇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你爲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裏。但憑你處。再不強了。行者才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箇箇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

却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龍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勾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鉢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襪袈裟、紫金鉢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眾簇擁著唐僧，使箇設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於平處。等候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那慢步走入裏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牕牖皆關。欲要下去，又恐怕牕櫺兒响，不敢推動。捻著訣，搖身一變，變做一箇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樣。

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蕊  
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偏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

他順著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  
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重樓總之下。爛灼灼一道光毫也不  
是燈燭之光。螢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他半  
飛半跳。近于牕前看時。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  
袈裟脫了。不曾摺就。亂亂的摠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  
佛寶。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  
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見了此衣鉢。心中大喜。就現了本像。  
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擡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脫了。

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唵喇的一聲响，有這般事，可  
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响，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  
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吆喝，  
前後去看，有的來報道，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道，行者衆  
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各門上謹慎，行者聽言，恐又  
遭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就跳出樓窗外，走了。那妖  
精前前後後，尋不著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衆  
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  
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聲，那里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  
弟，怪物來了，亢金龍，氐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

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貉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  
獠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龜鼎日雞畢月鳥嘴火猴參水猿  
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領  
看金頭揭諦銀頭揭諦六甲六丁神護教伽藍同八戒沙  
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這妖王  
見了呵呵冷笑叫一聲喃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箇箇  
威強力勝渾戰在西山坡上好殺

魔頭潑惡欺真性真性溫柔怎奈魔百計施爲難脫苦  
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衆聖助干戈番情虧木  
母定志感黃婆渾戰驚天并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

壁廂搖旗吶喊。這壁廂插鼓篩鑼鎗刀密密寒光蕩劍  
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兇還勇。神兵怎奈何。愁雲遮日月。  
慘霧罩山河。苦棚苦拽來相賊。皆因三藏拜彌陀。

那妖精倍加勇猛。師衆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  
只聞得行者叱咤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著道。行李如  
何。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却便說甚麼行李。沙僧  
執著寶杖道。且休敘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  
等神。被羣妖圍在核心。渾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箇。這行  
者八戒沙僧丟開棍杖。輪著釘鈹抵住。真箇是地暗天昏。  
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汲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嶠。那

妖見天晚，打箇哨子，教羣妖各各留心。他却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呵！」他就顧不得八戒沙僧諸天等衆，一路筋斗跳上九霄宮裏。衆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只是行者走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八戒沙僧懸梁高弔，白馬拴在後邊。諸神亦俱綁縛，擡在地窖子內，封鎖了蓋。那衆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題。却說孫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回轉，不張旗號，已知衆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

道師父呵。你是那世裏造下這迤邐難。今世裏步步遇妖  
精。似這般苦是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箇嗟嘆多時。復又  
寧神思慮。以心問心道。這妖魔不知是箇甚麼搭包子。那  
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  
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箇北方真武  
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瞻部洲武當山上。等我  
請他來。答救師父一難。正是

仙道未成猿馬散 心神無主五行枯

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息批



人多從似處錯了。小雷音寺便是樣子。○世上無一  
物不有似者。最能誤人。所以似是而非。深爲可惡。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飛祥雲，駕筋斗，竟轉南瞻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他在半空裏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朱虛 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處。

巨鎮東南中天神岳，芙蓉峯竦傑，紫蓋嶺巍巍。朱虛 九江水盡荆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窟，洞壑幽深。馬 靈臺三十六宮金磬响，百千萬客進香來。馬 簡金書樓閣騰青島，幢幡擺赤福地設名山。朱虛 雄宇

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榔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  
潛澗底。虎伏崖中。幽舍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  
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金闕仁慈  
治世門。

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  
懷胎一十四箇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  
時降誕於王宮。那爺爺

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  
舍皇宮。參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  
敕號真武之名。玄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稱萬

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

孫大聖玩著仙境景致。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翻

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著五百靈官。那

靈官上前迎著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

悟空。要見師相。眾靈官聽說。隨報禪師。卽下殿迎到法堂。

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煩。問何事。行者道。仔細僧道

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西天

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竟有阿羅揭諦。比丘等

排。列以爲真佛。倒身禮拜。忽被他拿住。擲了我。又失於

閣。被他拋一付金籠。縛我單懸裏面。無纖毫志。提口食

鐃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捉  
搗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鐃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  
金鐃。驚醒怪物。趕戰之間。又被撒一箇白布搭包兒。將我  
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復用繩捆了。是我當  
夜脫逃。救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  
醒那怪。與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山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却  
知到前音。遂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求  
拜求師相。一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真武  
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敕旨。後又披髮跣足。斷騰  
蛇神龜。領五雷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

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辯享武當山安逸太極殿一向海岳平寧乾坤清泰奈何我南瞻部洲并北具

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踪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拜

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衆神又恐

帝見罪十分却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那

上縱有妖邪也不爲大害我今若龜蛇二將並五大

真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師之難行者拜謝了

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復轉西方遮界不日到了

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却說那黃龍女

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遮兩日不來又不知

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個說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箇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却是何方來者。隨卽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我仙境。五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爲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搆土揚沙，各執

鎗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戰。  
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像。行者  
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  
奉旨來西路。行者困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挂彩電。鎗刀  
幌亮閃霓虹。這箇狼牙棒強能短軟。那箇金箍棒騰意  
如心。只聽得疙扑响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  
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誼譁撼  
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

振鬼

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箇時辰。那妖精  
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



知甚麼仔細。一箇箇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箇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細了。擡在地窖子裏。蓋住不題。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欹在山巔之上。沒精打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著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休推睡。快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却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

聖你是人間之喜仙。何悶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教我等暗中護祐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衆星揭謫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弔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却才見妖精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裏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懸見如來之玉像。才拿去者。乃真武

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敎我再無方求救。柰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才大聖至武當。是南瞻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瞻部洲。盱眙山。嶺城。卽今泗洲是也。那裏有箇大聖國師王菩薩。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箇徒弟。喚名小張太子。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若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行者縱起筋斗雲。躲離怪處。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處。

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樓。

觀崢嶸山凹裏有澗泉浩湧。巖我怪石。紫秀喬松。百般  
果品。應時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船似  
鴈行。歸去廣。上邊有瑞巖。觀東岳宮。五顯祠。龜山寺。鐘  
韻香烟。冲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臺。杏花園。山  
光澗色。映蟻城。白雲橫不度。幽鳥倦還鳴。說甚秦高術  
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

大聖觀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蟻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  
門外。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楚  
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遠碧空。上下有光。凝宇霄。  
東西無影。映簾櫳。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虬。對梵宮。

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

行者且看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卽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係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箇小雷音寺那里面有箇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真僞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鏡把我罩住幸虧天降星展救出是我打碎金鏡與他賭鬥又將一箇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玄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倚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

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興厥若  
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隨  
親去。柰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  
廝遇水卽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者小徒  
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卽同四將并  
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  
一條楮白鎗。四大將輪回把銀鍔劍。那孫太聖上。前  
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噪而出。迎御獮。你今  
又請得何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因將上講。噯道。  
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筆。粗此妖王。還是那方小

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

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爲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瘦苦，命於華蓋惡星妨。因師遠慕長生訣，有分相逢捨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爲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也曾趕赴龍華會，曾也騰雲到佛堂。批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楮白鑰匙能縛怪，淡繡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蟻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

降

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捨了國家。從那國師至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鎗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妖怪精。公然將輪著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

小太子指白鎗。四柄銀劍。更強。悟空見使會箍。攔腰。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磨右。牙棒是佛中寶。劍砍鎗輪莫可傷。只聽得。又觀惡氣混茫茫。那箇有意思。凡弄本。這箇。



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嗚。  
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藝苦相將。

衆衆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喚  
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聲。把  
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  
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網了。送在地窖案牘。  
鎖不題。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閉門。於  
纔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啊。我

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任你西來求大道。  
相同補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

百計千方難救你。東求西討枉勞心。

次望正當接慘之時。忽見那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傾盆。有人叫喊。悟空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箇人。

大耳橫頤。方面粗眉。鬚腹滿身。軀體一腔春意。綠鬚。兩眼秋波。光蕩蕩。散袖飄然。福氣盈。芒鞋酒落精神。極辨場中第一。練南無彌勒笑和尚。

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那里去。弟子失禮。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這小雷音妖怪。行教。多象。靈雲地。赫盛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

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箇黃眉童兒。三月三日，我因赴盂  
婚會去，留他在宮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來，假佛成  
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那條狼  
牙棒是箇敲聲的槌兒。行者聽說，叫一聲道：好箇笑和  
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箇家  
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  
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  
救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  
救之。彌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庵，種一田瓜果，在

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裏  
田粟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却變做一箇大熟瓜他來吃  
要瓜吃我却將你與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  
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  
妙你却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  
笑道我爲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愚僧變作甚  
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有眼來耳我却教你一箇法  
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眼來有何法術可  
變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卽舒左手遞將盞去彌勒  
將右手食指蘸著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箇字

教他捏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行者揩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箇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箇。」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整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走出門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掙挫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掙挫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箇強來支持。如今拿住。再沒箇甚麼神兵救救。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吃我一棒。」

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甚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著三五箇，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空打。』比箇雌雄，卽舉狼牙棒，上前來鬥。孫行者迎著面把棒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着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箇滾鑽入裏面，卽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趕至庵邊叫道：『原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

猴

野描畫

瓜叟出草庵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成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箇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卽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張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機會一殺斃鑽人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腸剜腹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裏面擺佈那妖精疼得咬牙俵嘴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箇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彌勒却現了本像嘻嘻笑叫道孽畜認得我麼那妖擡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著肚子磕頭撞腦只叫救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盤

着

解了他的後天，幾斃了。他的敲磬，聽見叫孫悟空，看孫面上饒他，命罷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面亂打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惜空他也勾了你饒他罷。行者才叫你張開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著疼，把口大張。行者方才跳出現了，兩條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斜跨在腰間，手執著琴槌，罵道：「孽畜，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却只是禱生，在後天袋內，時時的道金鏡是孫悟空打破的，佛祖道：『金鏡還我金鏡。』」

孫悟空也  
平安金



道碎金。唯在殿蓮臺上哩。那佛祖提著袋子，執著磬槌，嘻嘻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悞。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內，收取碎金。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箇打一箇，見兩箇打兩箇，把五七百箇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呪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鏡一付，別了行者。獨祥雲徑轉極樂世界，這大聖却才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猓子弔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却就覘著腰，覘到

廚房尋飯吃。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  
得吃。這<sup>試</sup>獅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却拿出兩鉢頭，叫師父師  
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才謝了行者。聞及妖怪原由，行老  
把<sup>先</sup>精粗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納  
腰了一場三藏聞官謝之不盡。頂禮了請天道徒弟這些  
神聖，因於何所得者道。昨日日仙功，說對劫，稱說都在地  
窟之內，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那猓子得食力，狂  
撒精神，尋着他的釘，便與紫雲到後，兩打開地窟。紫雲  
解了繩，請出珍樓之下。三藏撒了袈裟，朝上<sup>一</sup>  
拜大聖，才送五龍二將，兩載當送小張太子與兩龍。

城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發放揭諦伽藍各回境。師徒們都寬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為灰燼。這里纔

無難無牽逃難去，  
消災消瘴脫身行。

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笑和尚只是要金子，不然便做箇哭和尚了。有金便笑，無金便哭，和尚尚如此，何況世人乎。